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八日

南大青年

廣州嶺南大學青年會

第十七卷第十二期

學者態度

鍾榮光先生講
景元攝錄

十二月四號早會演講——

我不在本校早會，又大半年了，還記得本年三月廿六日禮拜一那天在此和各位討論過一次，想各位大概不會忘記罷，我是決不會忘記那一次機會的。

我自從那回到南京去，當時大學院堅決地要先成立一間學術研究院，覺得比什麼都急切一些。跟住江浙方面也一樣的進行。學術研究這一件事在我們今日的中國確實是迫切需要呢。

嶺南大學是負着南方最高學府的责任，學術研究當然要急切的努力，然而學術研究是需要學者指導的，南大的學者太少了，學院雖然已經成立了幾個，可是學者的人數不足應付，在學校方面自然要趕緊多聘幾個學者担任學術的指導，就是學生方面也要準備着造成學者；如本校之學術研究會等團體，我希望他將來造就些學者出來。然而古人說得好：「講學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而且學者的態度與嶺南精神是剛剛反對的。嶺南的精神是（敢作敢為）的精神，（只會向前做去不顧利害），而學者的態度則不然，而且

學者至容易犯着下列幾種毛病：

- （一）不自治 無論中西各國的學者如科學家，哲學家，尤其是文學家，他們的起居服食都與人不同的，都不願整理的，即如家庭原是人生一種快樂的組織，但學者是不及顧的，「不事家人生產」這一句話，可以為他們寫照。
- （二）自大 自大也是學者一種缺點，本來為着他的學問研究有真知灼見的地方論文一出可以震驚海內立一學說都會改變一時人心趨向成就是很大的，不過智者千慮總有一失他們總以為「自己文章」是好的，即一點一畫都不容許別人推敲，這種唯我獨尊的態度，真是學者一種通病。
- （三）自私 這種自私的缺點，好像是中國人的特性，就是做到學者也使人有「賢者不免」之感，外國學者都有犯着這個毛病，不過比較沒有中國人來得厲害，也許是環境與遺傳有以「實迫使然」啊！因為中國的民生真是可憐得很，有飯食已經是很不容易了，如果不自私他幾乎不能生存，這種習慣連累到學者都要受他的影響，真是一件痛心的事！比方以南大學生來講，既然受過南大精神的訓練，應

該可免此弊，誰知一離開學校，無論到外國也好，由外國畢業歸來也好，總犯了自私的毛病。不特學者的精神沒有，連南大的精神倒都不知不覺地消失了。這樣一來，不特他的事業沒有成功的希望，就是他的學問也恐怕不容易保存。我們做學者都不可不注意這一點，像學者苦心孤詣。全時發展南大犧牲服務的精神。我不知自私自利是否一般學者的態度，或者我認為這是學者的變態，我們想要做學者時首先要打破他。

我上頭舉出學者三種態度，認為是學者的惡習慣，做諸君一種警惕，前同我也曾講及，現在乘着早會，再來補充幾句。



基督之於王載

王載演講
汪佩真記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

（提前一章十五節）

凡敬畏神的人。你們都來聽。我要述說他為我所行的事。（詩六十六章十六節）（以上乃王先生開端所引之章節）

我（王）先生自謂以下仿此不是生在基督教的家庭裏。也未曾入教會的學校。自然從小沒有受過基督教的教育。七八歲時。在路上聽人說。耶穌替罪人釘死十字架。我很覺希奇。那知耶穌就是替我這罪人死呢。可惜我從那時直到十九歲。

未曾再開十字架的道理。頭一回聽得又不清楚。因此就虛度了若許年月。深望現在的傳道者。多講耶穌十字架流血的救恩。纔能吸引人歸主。幼時有人贈我父親新約一本。我父親不看。我就問他要來。看着十分無謂。就想出廢物利用的法子。將聖經改作貼郵票的冊兒。有時也隨意把他撕去幾頁。這本書現在還存在家裏誰知我今日所寶愛所傳揚的。惟獨聖經呢。

年十六時。肄業烟台海軍學校。行年既長對於人生觀念。就多所疑慮。我想人是從何處來。將來要到何處去。現時在這世上要做什么事。誰知由此漸入迷途。誤認人生目的。在行樂耳。於是狂飲浪遊。效太白消愁主義。謂萬事付一杯。生活莫快於此了。有時酩酊大醉。舉止失常。有時深夜觀劇。流連忘返。有時縱情賭博。通宵達旦。如此行樂。可憐亦真可笑。唉，享受罪中之樂。危險可知。然豈問我的快樂。究竟如何。我又無以為言了。因為我的內心。仍是善惡多恨。憂苦千端阿。

後來到北滿海軍學校。仍是依然故我。因已與潘女士少容訂婚。時有書信往還。少容曾肄業南京女師範。以後到福州華南女校讀書。有壹回。他忽然來信說。有壹位安汝慈女士 Miss Paxson。到學校開復興會。他受感動已信耶穌了。壹化素日的悲觀為樂觀。心中也很愉快。並勸我常到就近的禮拜堂去聽道理。盼望我也信。我壹知道這事。真叫我煩惱。我想他入這學校的目的。不過讀英文阿。何以也受迷惑信了這教呢。就合譏帶諷的。寫壹封回信。大意說。「很歡喜知道你有這麼壹回事。但我功課很忙。恐怕沒有工夫去聽道。老實說。就是有了工夫。也不高興